

中年的质地

刘丽严

人到中年,不一定事业有成,或许恰恰相反,正在走一段辛苦的上坡路。中年的生活,就像一条缓慢淤积的河。泥沙俱下,却仍在流淌。

安然住院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厨房煮粥,米粒在锅里翻腾,电话那头的声音让我顿住了。窗外的雨下得细密,玻璃上凝了层雾气,我伸手擦了擦,只看见自己模糊的影子。

安然是我的老朋友,做了二十年警察,向来雷厉风行。她一身挺括的制服,好似无懈可击的甲冑;眼神锐利,给人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我总以为,像她这样理性坚毅的女子,断不会如我这般感性易伤怀。可不承想,她却无声地“崩”了。

我赶去医院看她。走廊很长,消毒水的味道既熟悉又陌生。推开门,一眼就看到蜷缩在病床上的安然。雨后的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她苍白的脸上,划出一道道阴影。她抬头看我,头发蓬乱,眼神空洞。

“来了……”她说。声音很轻,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说话间,她的眼神却掠过了我,飘向窗外。递上熬好的粥,我注意到她接保温桶的手在微微颤抖。不经意间,想起年轻时那个在训练场上飒爽的身影,腰杆笔直如松的安然。那时的她,眼里闪着光。然而,不知何时,我们已从繁花如梦的年纪,走到了人生的下半段。

半年前,她开始频繁地叹气,见面时,我总看到她眉眼紧蹙,偶尔一句“好累”,又很快用笑

声掩盖过去。我知道,她正独自强撑——事业刚有起色的压力,青春期女儿的叛逆,还有丈夫深夜归家时带来的寒意。每次问起,她总说“没事”,那声音轻得像在说服自己。

直到那个凌晨,电话里传来她沙哑的声音:“我现在站在窗台边……你说,要是跳下去,是不是就轻松了?”我握着电话,喉咙发紧。她家住在二十七楼。那样的夜里,楼下的黑暗裹挟着一个中年人濒临的崩溃。我屏住呼吸,听她倾诉,直到东方泛白……最终,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夜晚,她被家人送进了医院。其实,所有中年人的崩溃,都不会是轰然倒塌,却是一点点的磨蚀,是无数个“我没事”堆积成的决堤。

住院期间,安然经历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战斗——不是对抗疾病,而是学着与那个不堪重负的自己和解。

出院后的她,就像被时光重新打磨过一样。她开始用一上午去侍弄一盆兰花,她说终于明白“无用之用”;她把精致的裙装收进衣柜,换上柔软的棉麻衣裳;清晨不再焦灼催促女儿,而是在晨光中温柔地抚摸孩子的脸庞。她独自远行,会去陌生的街角喝一杯咖啡;会在瑜伽垫上找回呼吸的感觉;会约上三两旧友,冲一壶茶,虚度光阴。当我问起近况,电话那端传来她久违的笑声:“我在给兰花换土,不然总不开花。”她的笑声里带着雨后的清透。中年人的醒悟总是来得太迟,却又恰到好处。

前些日子,我们相约小坐。在斑驳的树影下,安然穿着宽松的棉麻衬衫,发髻松松挽起。

阳光很好,洒落在她脸上,在她眉眼间镀上一层久违的温润光泽。她说最近迷上了“八段锦”,最喜欢看那些晨练的老人。他们的动作很慢,却很稳。言语间,她一直用指尖摩挲着咖啡杯的釉面,杯口处有一道蜿蜒至杯底的不起眼的裂痕,釉色已沁入细密的纹路,反倒成就了杯子独特的肌理。她说:“这些裂痕反倒让杯子更有味道了。”中年何尝不是如此——那些曾经的伤痕和残缺,最终都会沉淀下来,成为我们生命里那无法复制,独一无二的质地。

人生的本质就是一场缓慢的觉醒。生活就像安然身上的这件棉麻衣裳,起初总嫌它容易皱,洗得多了才发现,正是那些微微发皱的纹理最服帖。年轻时我们拼命想熨平每一道褶皱,直到岁月渐长,才懂得正是这些生活的折痕,让生命有了自己的肌理。

阳光透过叶隙,在安然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又看到了她眼里的光。不耀眼,却足够温暖明亮。那一刻,我忽然彻悟:所谓中年的通透,不过就是,哪怕行至至暗时刻的随遇而安;是历经沧桑后,终于学会与自己和解的从容。

兀自想起,曾在庭院墙上偶然看到的题字——你什么时候放下,就什么时候没有烦恼。那日,冬日的暖阳正好落在斑驳的木楣上,那镌刻着金字的匾额,犹如一道澄澈的光,直直照进了我们的心里。是的,生活仍在继续,泥沙仍会淤积,但生命的河流终将带我们找到它的方向。

(作者单位:重庆市监狱管理局)

鸟声 (外二首)

◎ 谢子清

三声清澈如水的鸟鸣
从城市边缘游过来
它们并不急于上岸
婉转一次次推开波纹
回响比原音更锋利
轻易割破凌晨最后一丝薄雾
露出显而易见的抒情
“布谷、布谷、布谷”
多像是走在异乡街头
有人突然喊出你的乳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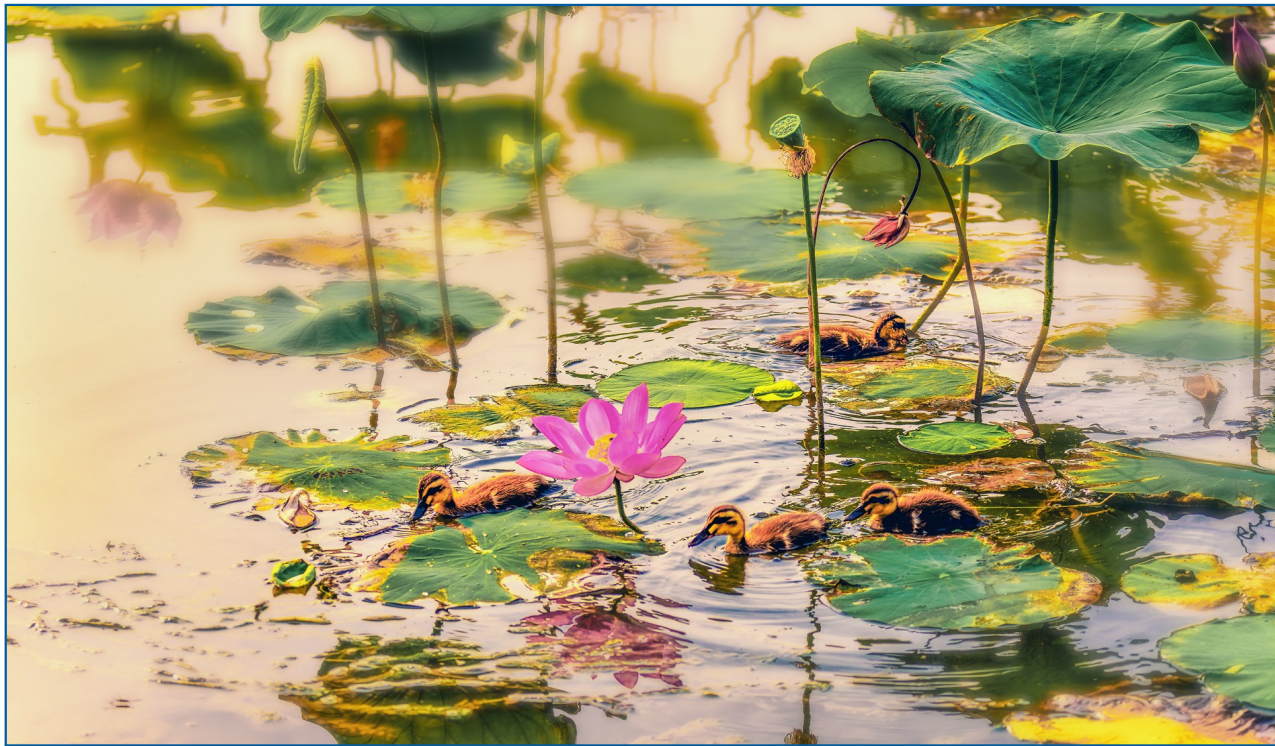
割漆人

大巴山养育的纯正男子
笃信“靠山吃山”的人生哲学
尚未完全成年
即学会割漆的看家手艺
他们在森林里反复探访
仿佛在挑那枚软的柿子
选定某一棵漆树
就忘掉“本是同根生”的古训
把削尖的木楔子钉入树身
然后借梯而上
找到最致命的部位
漆刀锋芒毕露
割出一字排开的创口
漆叶折成手捧状
便于收集颗粒饱满的眼泪
直到哭干内心的汪洋
才允许漆树稍作喘息
但日子刚刚结痂
第二年又被剥开皮肉
或许生活有多硬
割漆人的心就有多狠

一块田荒着

一块田荒着
既没有勾勒水稻
也没有临摹玉米
更没有描写红苕和土豆
野草见缝插针
试图说出背后的故事
以及更多细节
比如,有一位父亲
迫于年龄步步紧逼
不得不缴械投降
比如,生活得理不饶人
有一位父亲的儿子
丢弃对大地说过的悄悄话
以建筑工、外卖员、滴滴司机
催生枝条和芽眼
努力在城市完成嫁接
比如,有一位父亲的孙子
可能不至于四体不勤
但早已五谷不分

(作者单位: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戏荷

摄影 张成林

家在城东

◎ 钟山

自我诞生之日,命中注定与城东有缘,伴随城市的壮大而成长,跟随城市的变化而成熟,经历艰辛,终见彩虹;历经贫穷,终见小康;见证历史,舒心入怀。

黔江如同镶嵌在武陵群山间的一颗亮眼明珠,因峡谷之城而闻名遐迩;又似一块被时光浸润的玉石,舒展着沧桑与新生并存的纹路。过去,她是连接渝鄂的千年古邑,承载着“东南佳山水,武陵烟雨深”的灵秀;今天,她又是“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的中心。

穿越岁月的深处,这块美丽的土地,商周时为巴国地,秦属巴郡,曾名丹兴、石城,唐天宝元年(742年)正式得名黔江。这里素有“渝鄂咽喉”之称,自古就是交通要冲、军事重地。

透过历史的册页,古老的黔江城,如同摊开在武陵群山间的一本线装书,每一页都镌刻着历史的痕迹。书里,黔江古城呈菱形分布,位于今城东街道辖区,是为老城;如果将正阳、舟白新城纳入视野,城东恰处黔江城市中央。

所以,家在城东,时常有一种期望,这种期望,就是让古老的黔江城成为一座旅游、康养、休闲、创业之城。2024年底,在全区组织“迎接高铁时代,建设中心城市”大讨论的一次座谈会上,我提出加快城中之城、峡谷之城、清凉之城“三城”建设,打造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议。建设“城中之城”,意即在城东片区的城市建设和老城改造上,尽可能地恢复黔江古城,使之成为与相邻的湖南凤凰、湖北宣恩一样充满旅游热度的城市。

这样的建议,缘于黔江古城东门、南门、北门、西门等古老的地名,深深刻在家在城东的人们心中。虽然那些城门旧迹难寻,但城里的“三台书院”仍完好存留记忆。今天的书院,每个节气,均以“三台雅集”的方式,聚焦着黔江的历史文化、传承着中华文明的薪火、聚集着文化强区的澎湃动力。

家在城东,舒心于岁月变迁的感受。1949年11月12日,黔江解放,人口不足5000人。当时的黔江城,破败低矮的草屋比比皆是,鹅卵石铺设的街道泥泞不堪。改革开放后,老城的扩展自城东开始。卷烟厂、牛肉脯厂、纸板厂、麻纺厂、植物油厂、丝绸厂等企业相继建成,新华中学、育才中学等中、小学相继落户。短短四十多年,昔日土墙瓦房变身高楼大厦,众多商贸企业聚集,拥有黔江中学等3所市级重点中学、人民小学等4所区级重点小学,已经成为黔江宜居宜业宜游宜学宜养的商贸、文化中心。

家在城东,舒心于这里的美丽风光。北边的仰头山,睡佛仰睡,森林密布,是有名的森林康养中心;东边的酉阳山,文峰塔、正阳楼屹立,可掀开峡谷公园的神秘面纱,也可将两城风光尽收眼底;漫步河滨公园,樱花怒放引来四方游客,音乐喷泉奏响时代欢歌。

家在城东,舒心于城市管理者的以心换心。在城东街道4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石城、南海城2个城市社区,文汇、官坝、下坝3个涉农城市社区,杉木、金桥、高洞3个纯农社区相互依存。城市与农村相互交融,农业与工商业同

向而行,新兴居民小区与古旧的民房、散落城周的农舍共同勾勒出城市的轮廓。如何做好城市治理和乡村治理,成为城东管理者的一道必答题。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城镇治理的根本在民生、民意、民心。”城东街道的一名工作人员说。在解决群众所盼所忧所虑的民生问题上,城东街道蹚出了一条新路。

在官坝社区,人大代表收集群众意见的“收音壁”和反映问题处理情况的“回音壁”,格外吸引人们目光,诸如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安装、公厕修建、广场建设、道路整治等一系列民生实事,在这里都有答案。

全过程人民民主官坝社区巴渝实践站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在其干净整洁的大楼里,除了社区工作区域外,还专门设置了老年活动室、图书室、儿童游乐场、心理咨询服务室、创业培训课堂等文化娱乐场所,对居民免费开放。每到周末,这里成为居民的热门打卡地,学书法、读书看报、游乐玩耍、创业充电……不同年龄的居民都能找到自己的所喜所爱,其背后,是社区干部、志愿者的辛勤付出。

走进城东,春风吹拂、阳光温润,让人舒心。家在城东,真好!这里,有历史的厚重,有现代的繁华,有未来的憧憬,更有家的温暖与安宁。

(作者单位:重庆市黔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